

妻子

中篇小说辑

漓江文学丛书



1247.5

97

妻 子

中 篇 小 说 辑



漓江出版社



Z072492

046807

姜 子

中篇小说辑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西堤路2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8.75印张 插页2 205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31,000册

书号: 10256·67 定价: 0.83元

目 录

妻 子……………肖定吉（1）

在动乱年代中，她爱上了一位比自己年长而又身受逆境的青年，生活虽然清苦，却自有乐趣。养儿育女之后，演了一曲曲酸楚的“喜剧”；百业待兴之际，他们又怎样生活呢？……

还是拓荒者……………李 竑（61）

她的问题得到甄别之后，怀着深深的眷恋，离开了在离奇中结合的丈夫，回到她昔日的工作单位。比较舒适的生活有了，班配的爱情在等待。可她，这颗苦涩的心，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呢？……

在绿色的圩亭里……………柯天国（113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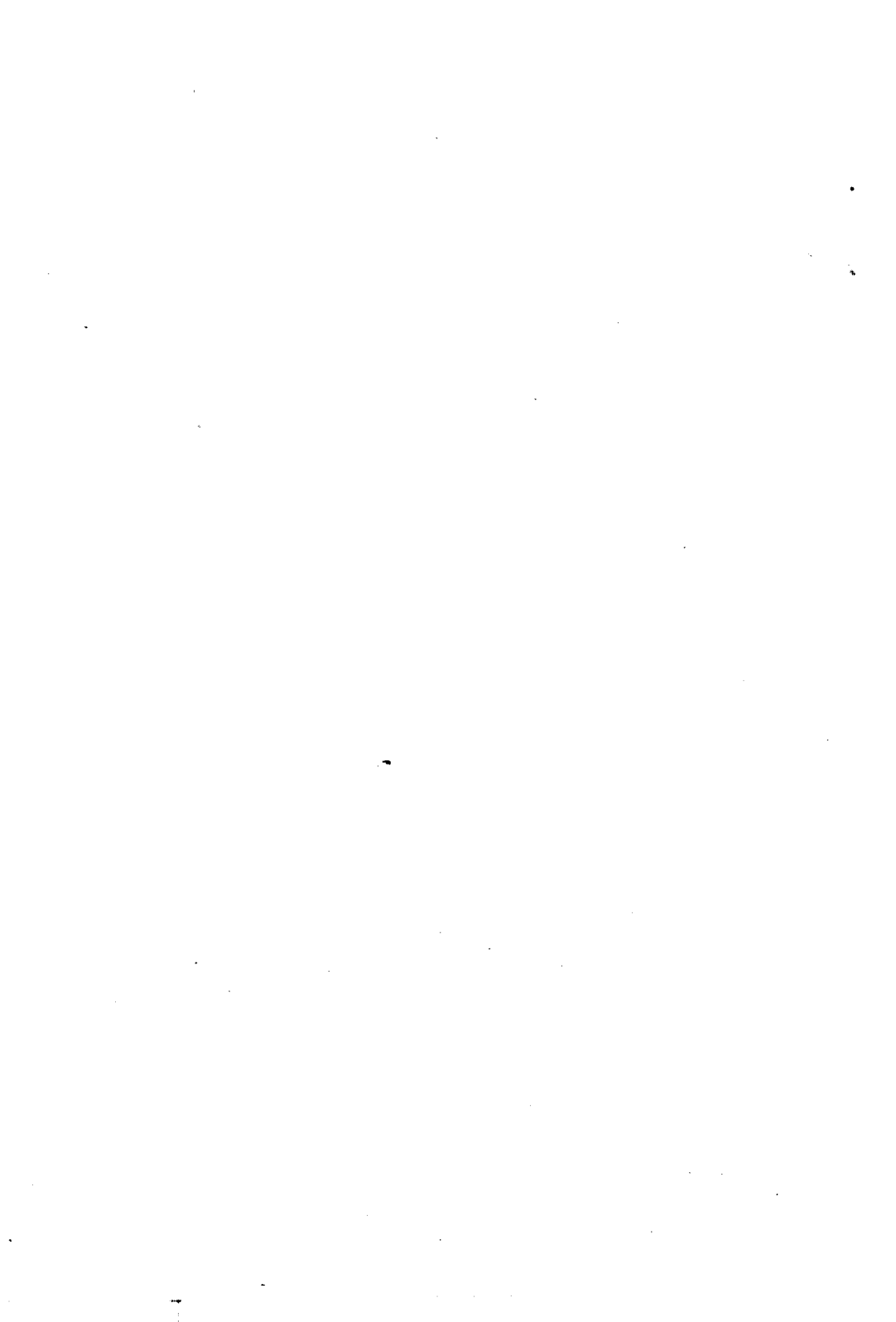
绿色的圩亭，在这个自由贸易集市里，虽然充满了绿色的生命，却又有不少曲折的途程。但愿每个青年都象她——艳姐一样，在逆境中自爱自慎，自强不息……

赤水河微波……………徐君慧（181）

赤水河有澎湃的波涛，也有漾漾微波。但在微波下面却隐藏着漩涡激流。农民革命斗争的画卷，就是这么色彩斑斓，琳琅满目。

妻 子

肖定吉



我从县城赶回家，要把一个最好的消息告诉我的妻子：她多年来梦寐以求到城里去当工人的愿望就要实现啦！

事情是这样的，她自小过继出去的一个孪生姐姐，在城里当了工人，前不久，得了急病去世了。那头两个弟弟都有工作，好心的亲家便想到女儿原来的父母家，看有兄弟姐妹来顶职没有？岳母接到这个信后，悲喜交集，立刻召开了个家庭会，决定让我妻子去顶职，为此，岳母特意叫小舅子来通知我。我一听，高兴不已，立刻办了手续，向单位请了假，赶回来打算把妻子的粮油户口的迁移工作办好。从此她永远离开农村，到城里去拿工资吃商品粮啦。

时值金风送爽的季节，田垌里晚稻禾苗正在泛青泼绿，野菊花在田头地边怒放，枫叶象在山坡上燃烧。啊，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真是秋高气爽，景色怡人哇！

走着，走着，那难以忘怀的往事，又历历地浮上眼前来了……

—

我比妻子大十三岁，我们的结合是很偶然的，那是“史无前例”的时期，我因为是黑作者，带着心灵的创伤，被发配到他们村来劳动改造。那天，队长把我领到住户家，便见堂屋里坐着一个姑娘，正在低着头看一本什么小说。

“凤莲，你妈呢？”队长问。

她抬起头来，我不竟吃了一惊，啊！在这山村里，怎么竟有这么个俊美的姑娘呢？她大约十七八岁，穿一件有补丁的水红衣服，胖胖的鹅蛋脸，大大的杏眼，黑黑的柳叶眉，小小的樱桃嘴，两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子，一条垂在腰后，一条搭在高高的胸脯上。她望了我一眼，仍低下头，说：

“妈扯猪菜去了。”声音象一串银铃。

“回来你就告诉她，这个县里来的李同志就在我家吃住。”队长说完，便走了。对于队长当面称我为“同志”，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慰藉。

于是，她站起来——身材很苗条，有优美的曲线，象一个标准的演员——提过我的行李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走吧！”说着松松爽爽地领我去厢房里安顿铺位。

安顿好后，她看着我，狡黠地抿着嘴，笑着说：“我早认识你。”

我一听，很高兴。哦，在这穷乡僻壤，这个美丽的姑娘居然早就认识我！于是，我忙问：“你怎么认得我呀？”

“那天我上街，看见一群戴高帽游街的人，那中间就有你。”她嘻嘻地笑着说。

我难堪地低下了头，想起那侮辱人格的游斗，心里就象被攥进了一把尖刀。但我又不能向她作任何辩解，即使在一个陌生的姑娘面前，我是作为坏人发配到这儿劳动改造的啊！有委屈、眼泪只能往肚里咽。然而，还是有一滴泪夺眶而出了。

她一见我这样，脸上立刻现出了惊慌的神色，忙说：“啊，李同志，真对不起，我是说来要耍的！你可别生气啊！那本是一次耍耍的游戏嘛！一夜之间，县长、书记都变成了坏人，那有这样的事情呢？李同志，你千万别认真，就当是台上演戏，扮扮坏蛋，好耍耍吧！”

她的神情是十分诚恳的，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。然而，她

哪里晓得，看起来这虽象一出耍耍戏，但它却是生活中的一幕真正的悲剧。在这剧中扮演坏蛋的，脸谱是不能轻易给抹掉的。也许，这个恶作剧的化妆，将要伴随我一辈子啊！

我原谅她的失言——也没有权利不原谅她；也感激她对我的信任。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象一粒报废的种子，抛落在这穷乡僻壤，只好用劳动来慰藉我孤寒的心灵和忘却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。然而，每当只身独处或夜阑人静之时，那忧伤又从心坎里涌出，使我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我想起就是那几篇蹩脚的文章，致使在广播站工作的未婚妻和我一刀两断；致使我年迈的母亲气得口吐鲜血；致使过去的亲朋好友如今情同路人。它不但使我出丑于街头，沦落于僻壤，还将使我丢掉了干籍，归去田园……唉！我这一生算彻底完啦！

因此，我每日身穿有补钉的衣服，脚踏“海陆空”三用鞋，腰捆我们这里农伯特有的大手巾。头发懒得理，胡子不愿刮，蓬头垢面形若乞丐。劳动时舞得多，说得少，平时总是勾着头象把大锄头，不吭一声。

一天，我和社员们去锄油菜。休息时，大家高高兴兴地打扑克呀！抽烟呀！说笑话呀！……我呢，独自一人在地边的荒草上躺下来休息。

“喝水么？”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，我坐起来，见是凤莲，她手里提着一个农家常用的盛水竹筒。

我点点头，默默地接过她手里的竹筒。

“你呀，忧心太重了。”她在我旁边坐下，关切地说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叹了口气。

“哎，秀才，你究竟写过些什么书哇？”

“几篇小说。”

“可以拿给我看看么？”

“那可是毒草。”

“我就喜欢看‘毒草’小说。”

我没吱声，收工后，我拿出那几篇经打印供批判的小说给她。并交待她，切不可外借，她答应了。过了几天，她把那小说还给我，说：

“写得蛮有味道嘛，有什么毒呢？你以后还这样写嘛！”

“那可要罪上加罪啊！”

“你心里真这样认为？不，你怕死。”接着，她就给我分析起那几篇小说为什么没毒的道理来。她虽只高小毕业，却爱看小说，分析得还蛮有道理的。因为这几篇东西，目前我已成为众矢之的，而她却能独具慧眼，给我以肯定和支持。啊！在这僻远山区，我竟意外的碰上了个知音。

这时，风莲又悄悄地告诉我：她那相好的几个姐妹都看了，都认为没毒呢。我焦急了：

“哎呀，你怎么又外传了？！”

风莲笑着说：“别担心，我们这些农伯，是绝不会揭发你的。你呀！不要把人看得都很坏，好人还是蛮多的，你以后多和大家在一起耍耍就晓得了。也免得一个人愁闷得慌啊！”停了一会，她又笑着说，“你呀，头发也不理，胡子也不刮，邋邋遢遢的样子，象个什么啊！”

“象个农民呗！”

她别别嘴，笑着说：“农民就是这个样子的呀！你呀，对生活失去信心了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不得不承认她对我看得很准。此后，我渐渐地有所改变了。

风莲全家都对我很好，从没把我当坏人看。但她家人多劳力少，生活很是艰难，为了不使他们负担过重，我每餐都没敢吃饱。有一次，在山上挖地，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啦，休息时，便去

旁边树林里摘一种叫羊豆干的野果来吃。没想到，竟被风莲看见了。

“李同志，你吃什么？”

“没，没吃什么……”我忙把头转过去，将捧着羊豆干的手握起来。

她走过来，掰开我的手：“你呀，竟吃起这些羊豆干来了！你知道吗？这种东西吃多了要痢的。”

“我吃得很少，而且……”

“你一定是每餐没吃饱，”她眼里滚着泪花。“你是交了粮票和钱给我们家的啊……”

回到家里，她就大声对妈说：“妈，多煮点饭，李同志每餐都没吃饱呢！”

仁慈的老大娘，大惊失色：“啊，这样的哇，我以后一定每餐多煮点……”

此后，风莲每餐都亲自给我留一大海碗，我说：“我吃不了那么多！”她抢白道：“别哄人了，看你瘦成那个鬼样子，快皮包骨头了。”她这话倒不假，我一米七的人，当时还不到一百斤，可见瘦的不同一般。

不知怎么，我每餐不吃饱的事又在队里传开了（一定是风莲传出去的）。一天，队长找到我，劈头就说：“李同志，你劳动那么下力，饭都不吃饱，这可不行为。”我说没有那么回事。队长说：“你别哄人了，看你那个瘦样子，我就晓得了。告诉你，队委已作了研究，每天给你补助半斤米，你以后就放开肚皮吃吧，吃胖了，我们也光彩。”我说：“别这样吧，队里也困难。”队长说：“队里困难这不假，但再穷，每天拿半斤米还是拿得出来的。老李同志，上头对你怎么个看法我们管不着，但我们是没把你当外人看的。”队长的话，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这不是补助我半斤米，这是补助我千万斤精神食粮啊！

常言道：士为知己者死。为了报答乡亲们的情意，我豁出命来工作和劳动。我给他们出黑板报、教唱语录歌，办宣传队，采购东西……我关心队里的每项生产，我也关心每个社员的家庭琐事。大家对我更好了，男女老幼左一个李同志，右一个李老师，喊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这时，我简直有点庆幸自己能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了。

风莲是生产队的团小组长，不脱产的赤脚医生，也是宣传队的主要演员，是我工作中的得力助手。在劳动和工作中，我们的友谊日益加深了。有时候，我脑里浮现出一种美好的响往来，但立刻给打消了。我知道，这完全是不可能的，追求她的人可多啦！

比如，她这个赤脚医生，不过是会点涂红汞碘酒的事情罢了，可是来就医的却门庭若市，而且多是附近生产队的小伙子。他们常常是故意弄破一点皮，来要风莲给搽点红汞；或故意说关节扭伤，要风莲给涂点正骨水。其目的无非是想来看看风莲的俊模样，听听她讲几句声音象银铃般的话语。不过，我有一次负伤，却不在此例。

那是割晚稻时，风莲对我说：“李同志，俺俩比比看怎么样？我先让你割两分钟。”我一听，心想：那我割你不赢就有鬼啦！于是一口答应下来。

“沙沙沙！”我俩比赛开始了，割呀，割呀，不一会她竟割到我前面去了，我好不着急，拚命地往前赶。突然，我觉得左手的小指头麻了一下，忙停下镰刀，一看，哎哟，小指头竟被割了一刀，鲜血直冒。我忙用手按住，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风莲先是“沙沙沙”地割着，后来大概没听到背后的割禾声了，便停下来，回过头来看，见我手上鲜血淋漓，一边跑一边惊叫道：

“啊！你割着手指了，割了这么大一刀，哎呀，都怪我……

疼吗？我这就给你上药……哎呀，我药箱没背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这时，有个老伯说：“把茨菇草嚼细敷伤口止血最好，只是这东西太苦……”

“苦，不怕！”凤莲立即就去扯了一把茨菇草塞进嘴里嚼起来。只见那又苦又涩的茨菇草把凤莲弄得直打干噎，憋得满脸通红，眼泪水都胀出来了，我看着真过意不去。但凤莲强忍着，终于把药嚼得细细的，吐出来，敷到我那受伤的手指上。那药带着她的体温，暖呼呼的，一直从手指热到我的心尖上。

药是敷上了，但没有包扎的布，于是，她从口袋里掏出前天才买的白手帕，“哗”地一声，撕成两半，给我包扎起来——我知道，对于一个贫苦的农村姑娘来说，一条手帕并不是无足轻重的——她小心翼翼慢慢地包扎着，不时关切地问：“疼吗？”我忽想起，在造反派批斗我的大会上，我那未婚妻为了和我划清界线，一巴掌把我打得鼻子流血的情景……我鼻子一酸，热泪不觉夺眶而出。不想，那泪珠重重地落到了凤莲的手上了。她抬起头来，深情地看了我一眼，亲切地说：“疼么？都怪我，要和你比……”我忙摇摇头，说：“这，不能怪你啊！”

我因为割禾受伤，队长坚决不让我出工了。凤莲一天两次给我换药，她怕我受伤的手指碰着生水感染化浓，她天天帮我洗衣服。洗过后，还帮我补好、摺好。

一天，她坐在我床沿，一边给我钉衣服扣子，一边说道：“我说老李同志哇！你那胡子也该刮一刮啦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老人家了，讲究那么多干啥？”

她笑了起来：“嘻嘻，老人家了？你有多大岁数啦！”

我苦中作乐地说：“四十大几啦！儿女都一大帮罗！”

她一听，咯咯咯地大笑起来：“哄鬼哟，你以为我不晓得，你今年才三十一岁，还是个黄花郎呢！你真好意思……”

我脸红了，停了一下，她望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呀，真是个怪人，别人在姑娘面前总把年龄报小些。你呢，却要报大一些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反正我决心打一辈子光棍的了。”

“别那么灰心嘛，那个广播站的不爱你，世界上就没女的啦！”

“唉，有谁爱我们这种劳改犯呢？”

“别那么说吧，也难讲的。”说着低下头，脸红到了耳根。

过了几天，我伤口好多了，寻思该搞点什么劳动才行。我去找队长，队长搔了搔头皮，便叫我和凤莲及一个叫梅大嫂的社员去山坡边翻晒稻草。晒了一会，梅大嫂说她身子不舒服，提前回去了，于是，我只好和凤莲两人翻晒。

太阳暖洋洋地照着，微风轻轻吹拂，满山是醉了的红叶。干了一会，凤莲叫休息。她将一捆稻草放倒地上，先叫我坐，然后她在我旁边坐下，手里抚着几片枫叶，闲聊了几句，突然她脸一红，低着头说：

“李同志，请你个事行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你说吧。”

她四下看看，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信来递给我，然后，背过脸去，轻轻地说：“你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我打开一看，原来都是别人给她的求爱信：有本大队的，也有别大队的；有小学教师，也有商店的售货员；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……信中还附有照片，都是一个个英俊的小伙子。我一目十行地看完了这些信，信都写得热情洋溢，而且大致分三部分，首先是说凤莲如何如何美丽，象玫瑰呀，象明月呀，象仙女呀！接着就说怎么怎么爱她，爱得吃不香睡不甜呀，爱得要发疯了呀！末后就说：若得不到她的爱，就要上吊，就要投河……如此等等。

我看着这些信，心里很激动，咳！一个人能被这么多人所爱真幸福啊！我想，大概风莲是要征求我对这些人的意见，于是，我便从中抽出两个人的信来进行分析比较，一个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，一个是商店的售货员，这两个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，有权可附，有利可图，有高门可攀，有后门可走……我的结论是：两者之间，可挑其一。

风莲听完后，突然把脸转过来，眼里滚着泪花，牙齿咬着嘴唇，一把将信抢过去，一一撕得粉碎，一边撕一边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这些人，我一个也不爱，我一个也不爱！”然后，忽地站起来，一边用手帕揩眼睛，一边走到那边晒稻草去了。我喊了她几声，她理也不理。

我很纳闷，想不出自己究竟说错了什么话，惹得她生这样大的气。心情很是沮丧，默默地翻晒着稻草。过了好一会，风莲突然在那边道：

“李同志，我眼里飞进了什么东西，你快来帮我吹吹。”

我忙应着跑了过去，只见风莲正坐在一株火红的枫树下，用手帕揉着眼睛。

“不能揉，不能揉，我就来给你吹。”我一边走一边摇着手说。

她不揉了，眼睛眯缝着凝视着我，我双手在衣服上揩了揩，

问：“是哪只眼睛呀？”

“是左眼。”她微笑着说。

我便跪下一条腿，伸出手，掰开她的左眼，用力吹了几口

气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眼里还塞。”

“还塞？没见什么呀？”我又认真看了看。

“大概你眼睛瞎了，看不见我眼里藏着的东西。”

“就是没有什么嘛。”

“哼，亏你还是作家呢，善于观察人……”

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脸离得很近很近，红红的嘴唇里呼出的热气，熨贴着我的脸颊。而她那身上散发出来的少女特有的幽香，熏得我如醉如痴……我立刻明白了她话里的深意，而我这半跪着，正是一个骑士式的求爱姿式。一时，我的热血在沸腾，我感情的激流在汹涌，我甜蜜地感到，幸福之神降临到我身上。我不由自己地把手搭到她的肩膀上，她便顺势向我怀里扑来……

猛然，我从理智中清醒过来了，轻轻地推开了她，移了移身子，低下头，说：“凤莲，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，你嫌弃我是个农村姑娘么？……”

“不，我比你大得太多，大了十三岁，而且很老相，我不能耽误你。”

“那怕你再老，我也爱你！”

“我是个来劳动改造的……坏人。”

“不，在我眼里，你是天下第一个好人，是一个非常忠厚善良的人。”

“我的工资很低。”

“我苦惯了。”

“我，我还有可能被开除回乡当农民……”

“你当农民，我不嫌弃。”

“别人会笑你的。”

“不管他！”

“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“绝对不会，我虽然才十八岁，可有主见，只希望你将来成了大作家后，可别嫌弃我……”

“唉，我不会有什大出息的。”

“你不要自暴自弃啊！我看过你的文章，又了解了你的为人，你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的，我永远支持你。”

